

“陕北龙” 的传说

——郎青山传



何培嵩 著

民族出版社

出席证

“东北龙”的传说

——郎青山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丁 辉

装帧设计：崔注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龙”的传说：郎青山传/何培嵩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2

ISBN 7-105-03336-3

I. 东… II. 何…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750 号

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30 千字

印数：0001—1300 册 定价：11.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接见



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卢嘉锡亲切交谈



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在一起



与张玉凤在一起



题 记

东北有东北虎。

东北没有龙。

这里有个名叫郎青山的东北汉子，他在辽东山区创造了一个神话，建立了一个橡胶王国。

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林声为之书写贺词：“青山如龙”。

龙是腾飞的象征。

于是有了我们这本传记的书名：《“东北龙”的传说》。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已知愁滋味·····	(1)
第二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	(15)
第三章	走出一片天·····	(27)
第四章	现场办公会·····	(39)
第五章	实施兼并·····	(51)
第六章	九死一生·····	(67)
第七章	“不当禹作敏”·····	(83)
第八章	人民大会堂·····	(95)
第九章	用人之道·····	(107)
第十章	“品外芝麻官”·····	(123)
第十一章	一份人大代表提案·····	(135)
第十二章	11号强台风·····	(151)
第十三章	佛心·····	(167)
第十四章	千家忧乐在心头·····	(185)
第十五章	“郎青山现象”·····	(203)
“青山公司”及郎青山所获得的荣誉称号·····		(217)

第一章 少年已知愁滋味

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他的童年和少年：饥饿、动荡、没有欢乐。8岁时他对父亲说“咱不种地行不？”念了9年书。青年时“文革”刚过，他看到人情薄，世情恶。他毅然退掉了父亲包办的“娃娃亲”。从镇人保组到镇农机厂再到镇副食品收购站。他成了宰猪能手，广交了许多各阶层的朋友。

生于 1957 年的郎青山在他长大成人并且明白事理后常对人说他“生不逢时”。

这是他的心里话。这是他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

确实，他没有过童年的幸福和幸福的童年。

“幸福”这两个字眼离他太遥远。

1957 年“反右”；1958 年“大跃进”；然后是连续 3 年的“困难时期”；再然后便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总与无情的政治运动、莫名其妙的群众运动为伍。

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烙上了一个“斗”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斗”的结果，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三岁那年，有两件事，他是忘不了的。

第一件是：1960 年，他和几个姐姐饿得不想动，全躺在热炕上。这是冬天，两只大灰狼进了屋，将他们姐弟 4 人一一嗅了个遍。嗅到他时，他好紧张，本能地、慢慢地蜷缩到了墙根，藏到被窝深处。这样过了十几分钟，不知是狼感到他们都太瘦，或是什么别的原因，狼没下口。此时，爹娘下工回来才赶走了老狼。他从此刻骨铭心地记下了老狼那绿幽幽的眼睛、两排黄黄的利齿和长长地伸出来的大舌头。

第二件是：一次爹将饿得瘦骨伶仃的他背到了生产队饭堂，小孩不准入内，爹将他放到碾盘子上，让他等着，爹待会儿给他捎好吃的。爹进去了，喝了半碗粥（每个劳动力额定一碗），留下半碗欲带出来喂小青山。把门的生产队长拦住了：劳动力规定得喝完，不许带出去！要不干活怎么有劲？没法子，爹只好全喝了。出来一看，小青山蔫蔫地趴在碾子上睡着了，像只小蛤蟆。爹那个心疼啊！等到青山长大了，每逢爹说起这段故事，他总会落泪。

“困难时期”这几年，他奇迹般地没饿死，才几岁大的他每天里“三餐”的充饥之物是正常年月里猪狗都不愿吃的东西。通常是野菜、菜根、玉米骨（玉米剥去粒粒后剩下的心）等用水泡发酵了，用碾子磨成糊，再蒸成“馍馍”——这，在北方叫做淀粉。这种“馍”，硬咽下去，能欺骗肠胃，但绝无营养，而且最要命的是便秘，大人们每天几乎都得用手指给孩子抠肛门。还有一种养柞蚕的柞树叶子，又叫玻璃叶子，煮成没油的菜，便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

五六岁，他便开始放猪。北方的猪是赶上山放养的。他放自家的猪，也帮别家放。他最盼望过五月节（端午节），因为他帮别家放猪，别家这时便每户送他一个煮熟的鸡蛋以表谢意。他可以获得10多个，他只吃一个，余下的，全孝敬爷爷。他是个有名的大孝子。

7岁，他得打柴，沿着那陡陡的山路，攀上那高高的西山，砍了老半天才得到小小的一捆；大人背10多捆，他仅能背得动一小捆。上山易，下山难——他常常连人带柴滚

下山，一滚四五十米。滚至山脚，他浑身被荆棘利石刺得净是伤。他不吭一声，也不哭，背起小柴捆往家赶。

及至8岁，他开始念书，上村小。白天上学。但课余他得干不少活：天未亮鸡没啼，大人将他叫醒，上山开荒——当时“三自一包”，允许农民开点小荒以度饥馑。有时候烧荒不小心引起山火，得拼命以树枝扑火，火扑灭了，人也薰得成了个“黑猴子”；下午放了晚学，还得帮大人种地、拔草，干那永远干不完的农活。每周到了星期天，他得上山割草、砍条子挑至街上卖钱；辛苦一天所获可卖得2元钱。这在那个年代是个不菲的收入。他从七八岁始一直这么重复着这些简单而且累人的劳动，直至18岁。他几乎从不知道吃饱肚子和睡够是个啥样的滋味。到了春天，他上山采山参、细参、川龙骨之类的中药材，卖几个钱，解决学杂费、书本笔墨的开支；有时偶尔剩下1角钱，加上2两粮票，可以买到2两饼干，这是他的欢乐时刻了，他常常躲到小河边，一个人悄悄地慢慢受用。饼干质地粗糙，而且干涩难以下咽，他便将饼干蘸入河水中，待到泡软了，便捏成团一口吞了下肚。夏天是下河捉鱼的季节，每回凫水，他总有所获，这鱼他只孝敬老爷爷，父亲是摊不上的。及至春夏之交，他就到河沿草丛中捕捉林蛙，偶有所得，亦是孝敬爷爷奶奶；老人吃剩的，才轮到父母和自己。爷爷奶奶从来疼爱他，二老临终，生活不能自理，轮到他护理，从帮擦澡揩抹屎尿，从不嫌脏。

他不喜欢上学。8岁念小学一年级，他常常将书本作业全部撕了，将笔也扔了。父亲揍他，再买，他再撕再扔，或

许他觉得读书根本没多大用，读了回乡来仍然是受穷挨饿。他亲眼见到父亲为生产队常年累月放 100 多只羊；年年岁岁遭累受罪，却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没畅快笑过。而最大的刺激是：他们郎姓家族户户都穷，每年春节，别人家家户户杀猪，郎家杀不起，但不能丢面子让人小瞧。于是当别户人宰猪嗷嗷叫的时候，郎青山的叔叔为了掩人耳目，使用棍子使劲打母猪使之亦嗷嗷惨叫，籍以蒙人，此时左邻右舍便道：“郎家也杀猪了！”

这种自欺欺人的“郎家宰猪”的戏剧一直上演了长长的 8 年。每年春节，小青山目睹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幼小的心便像被利刃刺穿了。

他常常自问：为什么父亲和父亲的父亲，年年、月月、日日茹苦含辛不计日夜，却总与贫困结缘？难道自己、以及自己的下代人或下代的下代，也都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吗？

8 岁念一年级的那年，一回，他随父亲在地里干活。他牵牛，爹扶犁，犁了一垅又一垅。忽然他停下来，罢了工，问父亲：“爹爹，俺们不种地行吗？”爸一下子愣住了。什么话？这孩子不是不安份，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孩子，种地还吃淀粉，不种地俺们吃什么？还怎么活？”

或许，他从小就想走出这黑土地，到外面去闯世界。而种地，再出力流汗也只能像爹爹们一个样，永无出头之日，永远是脸朝黑土背朝天……

他的爹开始强烈地感到：这孩子与众不同。他从小不喜欢干农活，现在甚至萌生了干脆不干农活的怪念头。

二

是的，他确实与众不同。

他爹郎永福是个老实庄稼人，娶妻卢氏，生一女后即亡。爹于是续弦——即郎青山的生母；嫁过来时带来一女，后来在郎家生下二女三男。三男之中，青山为老大。他从小就逞强斗勇，好打不平，打了本村打邻村。在他的家乡沙金村郎家堡，他是赫赫有名的“孩子王”。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的童年和少年，我到了郎青山的老家——这是个 27 户 100 多人口的宁静村庄。

村民们七嘴八舌以赞许的口吻说了不少事。

郎青山从小替爹放羊。那时他八九岁。这是 1965 年间，公社化，大锅饭，人均日收入三四角钱。他一个人赶 100 多只羊。那时东北狼比较多，常袭击羊群而且欺负小孩。一回，为了吃羊，二三十只狼将羊群冲散了，有部分被迫离群的羊便逃逸攀登上了悬崖上——因为羊的蹄子好用，狼攀岩远不如它们；这样，狼只好望崖兴叹。话说这边青山将羊赶回了家，一清点，竟少了 20 多只，父亲大骂儿子失职，将青山绑起双手吊到房梁，将皮鞭蘸了水抽打，痛得他嗷嗷直叫唤，但硬是不哭。当时服了，过后却不服。

郎森林是郎青山的堂弟，比青山小几岁。小时，两人是同上学、同放羊的朝夕相处的兄弟。

郎森林说了青山的几个趣事：

村上有同学金生凯亦好斗，个子比青山还要高大，但

每回二人打仗，总是青山赢。金生凯不服，要报仇，有一回集中了十几个孩子与青山干仗，青山不怯。一人照打不误，而且将十几个对手全打趴下了。他好斗，好胜，总想称王，要霸一方。打罢郎家堡，又打陶家隈（邻村名），再打万兴村（邻村名），最后打到大营子镇。

又一回，青山与同学刘金一说话说岔了，干开了仗。青山将对手摔休克，吐了——后来医生查清是轻微脑震荡。青山一见对手“死”了过去，慌了神，背起书包撒腿就跑。金一醒转过来，领众孩子奔青山家告状。青山爹妈让其住到村上合作医疗卫生院，花 4.50 元，治了一周，好了。

郎森林说：“青山就是这脾性，打仗从来都要赢，不能输。”

又说：“我们郎姓家如果谁家的孩子被欺负了，告诉他，他肯定拼死去报仇，非把对方打趴下不可，棍、棒、斧子、石头、菜刀，全能上。”

三

“文革”运动，他才十多岁，成了红小兵。他看到了许多不平事和使他费解的事。他看到乡亲与乡亲、村与村、派与派，反目为仇，刀兵相见。他看到动不动打人抓人关押人。他看到人不把人看作人。他看到人的尊严遭到践踏，人与人的亲情冷似冰霜。这一切使得他从骨子里憎恨搞阶级斗争。

到了 19 岁，他在大营中学初中毕业。他回到家乡，放

了一个月的驴。他的房子背后就是全县有名的平顶山，又叫老虎山，从前满山遍野林木茂盛，兽类出没，猎手们常可猎获东北虎、金钱豹、野猪、狼、狐、兔。靠山吃山，广袤丰饶的平顶山是村里人赖以生存的神山、宝地。郎青山从小到大有多半时间是与这山打交道。放羊，牧猪，采药，打猎，游戏，都到这山上来。现在他念了中学，有了些文化，见了些世面，年岁也长到了成年，如今骑着驴在山上转悠，那心情与年幼时迥异。他想，回到这乡下来，像祖祖辈辈的前人一样，再使劲淌汗水，也不能从地里刨出金子来。他听老师说过一个“笑林”般的民间传说：有人一镢头从庄稼地里刨出来一罐金元宝。他很明白，这只是痴人说梦，只是空想。守着这一成不变的土地，这寂寞而且资源被掠夺得越来越少的平顶山，只能受穷。

他不乐意再这样活！

他朝思暮想着跳出农门。

机会让他等来了！

大营子公社（当时的建制未叫镇）农机厂招工，全公社16个名额，沙金大队分得两个。他有幸被大队推荐了上去。他的工种是翻砂工，最苦最累待遇最低。他咬紧牙关干了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农民变为工人的一个转折和飞跃。由于他表现好，任劳任怨，很快调任车工，干了七八个月，月薪19元。第二年调至24元，第三年32元。这时，他离开了农机厂，调到大营子镇政府。

这是“文革”的后期，他在镇政府人保组（现在叫派出所）干了一年半。配给他一杆带刺刀的半自动步枪，主

要工作是看守“文革”中有“事”的人，他常常被派去外调——查“文革”中的外逃人员。他记得他受命去抓三名外逃者：一名是“作风不正”者，逃至齐齐哈尔讷河县；一名逃至广西；还有一名逃至黑龙江宝清县。人家经过这几年已在那边成了家娶了媳妇有了孩子，怎能抓呢？这不是让人妻离子散吗？他知道这是极“左”的东西，是整人，那时虽然他才20来岁，但他明白这不合人情道理。他从心里不情愿这样做。

他们这个外调小组共3人。组长姓宋，是镇人保组负责人；他；还有潘法贵（现为副镇长）。三人心地都善良，一合计，不能抓，怎么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外调耗去50多天，回来向上级冒称“见不着人”，“一个人都没见着”。这当然骗不了人！首当其冲挨的自然是宋组长，唯他是问，他被处分了。这姓宋的也是一条汉子，一气之下，他也逃往黑龙江，至今不再回乡。铁饭碗丢了就丢了，人家那边起码能吃饱饭，咱这里顿顿树皮菜根淀粉。

四

谈到以上的经历，郎青山的心情不平静。这是他人生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充满痛楚的一环，不愿回忆却又不得不常忆起的一环。

这里得作些倒叙。

在这次外调的归途上，郎青山感到极度疲惫，尤其不堪忍受的是饥饿，他常有肚皮贴到了脊梁骨的感觉。在家